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稿卷三至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白雲稿卷三

明 朱右 撰

雜著

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彞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烕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

象其文與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
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
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
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
多䄕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
舒劉向窺見圖經與聞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
有志於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
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為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

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為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為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於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史槩

古者伏犧氏作造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皆掌志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筆削垂鑒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藏蒐采書詩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作史記自五帝訖漢武為本紀

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其文雄深多奇卓然為史氏宗百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後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年為本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為法宋范曄作後漢書起光武凡九紀別為皇后紀二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晉陳壽集三國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篇但

舊史撰三國志以魏接漢統蜀吳為偏安大失春秋旨矣習鑿齒嘗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惜其書今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一十八家制作未善乃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修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著述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淳風為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遺風文多駢儷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梁

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裁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顔師古孔頴達魏徵撰隋書房𤣥齡總之六朝以來天下參隅互相抵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行於世司馬文正公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修宋祁刪修紀志表歐

陽主之列傳宗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羲叟方鎮百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彝故其成書不無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成書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抵牾其他則未能免也唯五代史宋仁宗以盧多遜所修失實命歐陽修復加刪述為本紀五改后妃為家人傳五臣傳五又別立死節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

四夷附錄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為法甚精書藏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為功不下馬遷而筆力馳騁反無駁襍之病紀例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於滑稽哉誠無憾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漢為書無復因承古人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總十七史作通志刪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便之此史家之大略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熹綱目則又資治道

存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予嘗纂輯馬班歐陽論贊為三史鈎玄若干卷學者傳之又頗欲知諸史大要姑稽所聞作史概

原習

舜孝文仁性也氣不得以乘之也武仲知季路勇氣也卒不能以反性也成湯周武變氣反性者也若燕之慷慨趙之治容越之勾猝胡之騎射鄭之音齊之歌杞華之哭習也受變於流俗者也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

為商工之子恒為工習也受變於父兄者也於乎習之移人也久矣今有人焉生同時居同里業同事一或作曰是非吾事也非吾職也吾戴天履地具五性居五倫盡性吾事也明倫吾職也約情以知義擴仁以充道人將曰是天下善士非一鄉一國人也又將曰是古之哲人非今常人也其不累於習不疚於氣者也有願學子告之曰爾毋為習移毋為氣拘思變而反之可也作原習

原志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壹則心不貳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與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

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唯視夫所志何如爾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道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晋楚之富弗移也賁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哉志之繫於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作原志

讀周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也周頌三十二篇朱子為之集傳一洗千古之惑學者宗之中間如思文臣工噫嘻訪落小毖敬之載芟良耜般九篇未有所定姑解其辭而不詳所用愚嘗因而考之思文明言后稷功德當是配稷於郊獻享之樂無疑臣工噫嘻敬之是祀成王之詩追述成王戒農官及求助羣臣之意於以形容其顯德成功也若曰專戒農官與受羣臣戒則受釐陳戒之辭安得為頌載芟良耜亦報賽田事

之詩與豐年同小序亦以為春秋祈報社稷也盖周家以農事開國重穀務本初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艱難歷陳無逸之戒豳土之俗至成王開悟孜孜不怠在位之日每形勸戒卒以成功及其没也盛德不忘見諸歌頌亦舉其盛而言爾故曰樂以成象此之謂也至於訪落小毖當與閔予小子同時同義皆成王多難之後免喪朝廟之詩且訪落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是言武王陟降也閔予言文王陟降敬之言天之陟降而此乃言

武王爾如大雅文王篇曰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語意皆同家猶庭也國也言家則益親矣成王遭家多難奐休明之皇考陟降上下以保明其身若曰成王陟降則與諸詩意不相類般雖未詳當與時邁皆巡守祭告之詩也姑記所聞以俟正焉

讀中庸

予幼讀中庸朱子章句至首章人之所以為人及則為外物而非道竊嘗惑其辭之未純也後數年得觀今定

本云云始犁然有當於心比讀二十章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又有感焉竊意子思子蓋曰人有弗學者學之弗問者問之蓋必其學之問之也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五者皆朱子以學字為句章句且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矣與下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恐不相貫姑著之以俟君子

識畫

宋李公麟畫葛洪仙翁移居圖人物四十有五主僕從侍

男女三十五貌人人殊鹿牛驢騾犬豕十態物物異乘者有五一人傾而美髯戴芙蓉冠朱衣皂履騎黄鹿僊翁也一嫗白頭緑衣騎猙獰一翁傴僂騎騾僊翁之父母也一女婦騎牛一女婦騎驢抱嬰孩僊翁之嬪媵也一人冠而步行一人舉盃一人執羽扇並導鹿前二人從而後仰眄僊翁顧語其侍弟子也手執持或荷或負二十二人巾而屐者十有八丱而跣者四一人杖而前指二人持擔擔末有卷索一童引以馳一人挑包而顧

一人力挽猙獰上溪岸一人扶老嫗傍驢以渡一人挑竹簏逐而後一人荷甑磨一人背負冠而履者一人背負少年紅衣者一人挑小缶又回盼負者一人左杖右指皆行水中一童牽老翁乘下溪滸一人疐驢尾一人杖而繩驢二豕黃犬追之一人執杈杈末挂藥瓢一童持抓草具右手提酒壺一人荷鐃鈸一人荷籃實雜什器一童肩楷具右牽驢驢木箱亦實雜什器按葛洪在晉為句漏令句漏隸交州去京師數千百里或者舂

親携挈以行日用器具牲畜悉備長逕修岨古木蕭踈渡溪上坂登頓驅馳而僊翁手采翛然顧盻自若飄飄神僊中人也好事者繪而爲圖其有以夫龍眠生後翁七百載模寫其衣冠意態執持什具行視盻睞如親睹當時事何巧思妙筆若是真名畫也胡尚德氏珍閟既久出俾題之於是乎作識畫

靜淵祝辭

會稽錢濬冠見陳叔子叔子曰予爾師也冠必有字字

爾靜淵茍用力於學以深其量名斯稱矣見汪侯璟侯璟曰動靜交養以反諸身善哉見徐参軍觀叅軍曰澄深之體具流行之用著子其昜諸見宇文公諒宇文曰涓涓不息延而成川止而為淵深不可測有本之謂乎濬退進德不倦無惰容無驕志交友稱賢已而見鄒陽子右鄒陽子起為祝規曰其本也靜其涵也淵有養弗餒内直以專資之既深取必逢原濬濬不已迺全其天辭既濬曰子言約而至將終身受誨焉

題脈緒

昔人有論脈曰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蓋以二五妙合凝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滋而為毛髮乃至動靜嘘吸行止作息必有得氣之始者尸之也迨夫七情之搶攘六氣之鼓擊又必自其得氣之始者窺闖之是可謂知探本矣比覯呂先生元膺脈緒一篇則其本原端緒灼見切實尤非汎論誠醫之指南也試因考之十二經皆有動脈取喉

傍五會為人迎魚際太淵為氣口人迎氣口胥應比協則無關格之偏此古人定隂陽於喉手法也後世人趨簡便古法廢而弗傳遞相循襲而今手足六部五藏所屬與夫尺寸所關亦未能會歸於一烏可與論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者哉呂先生之言曰以三部之隂陽言之則尺寸處夫兩端而關為之界以一部之隂陽言之則浮沉別其表裏而胃氣存乎其中合三材而三之則九候也九候之法其得切脉之緒矣辟之詩然風雅頌

各一其體必賦興比行乎其中而詩始作辟之樂然八音獨奏自為始終必金玉相宣兼統條貫而樂始成其切脈之喻乎是故不知天地之元不足以論脈之本不知陰陽之會不足以識脈之緒善學者必合而觀之斯為得矣因誌末簡以俟君子

戒子箴

求而必得舍之自失是求我有仁義道德求之有道得失由命矧求在外曷勝天定日用常行飲食男女有正

有邪審幾精取夙興夜寐入孝出恭動靜作息靡不有中情欲利害民日浸滛戕仁賊義淪胥獸禽於乎小子物莫人貴知性知天不褻不棄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先哲有言是用讀告

杜南谷真人傳

杜道堅字處逸號南谷子太平當塗人生而神異性穎敏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即嗜老氏學十七寄跡郡之天慶觀師蒙庵葛師中宗淳祐為御前道士蒙庵師虛

白陳元實是為陸静修裔孫道堅繼入茅山閲道藏宗師蔣玉海見而器之授大洞經法侍郎趙與𤫊漕金陵延致賓舘知遇最厚復來錢塘楊和武恭王孫顥祖延主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與玄學飭軌範舉廢墜觀之東北山頂多白石越大夫計然子甞隱其上漢葛洪丹井在焉道堅剗蓁棫修除道建披雲庵將逸老焉至元十三年元兵南渡所至震慴道堅慨然冒矢而出叩軍門謁太傅淮安王巴延曰宗祚當終歴數有在王誠

不殺則民歸有賴王悅其言禁將士下未附者毋刼掠江南既平有詔命太傅選用人才明年太傅朝上都偕道堅入覲道堅首陳當世之務大要有三曰求賢曰養賢曰用賢疏上帝嘉納之屢召對便殿數奏詳明議論宏達舉將相之才莫不稱旨後皆為名臣時帝欲委道堅以執政力辭不拜詔乘傳江南求有道之士竣事還京奉璽書提點道教領宗陽宮仍兼昇元觀大德七年授杭州道録教門高士復有旨改披雲庵為通玄觀聽

其徒甲乙主之皇慶元年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其徒以次領昇元事上卿張留孫疏請主四聖延祥觀所至創立制度修飭宫宇咸為改觀又即昇元宗陽兩山築二真館儲書數萬卷歲時往來其間晚著道德經原旨數萬言其書蓋原老子之意諄諄以皇道帝德為當世告者正以王霸禨出功力相尚慮其所終民罔攸措故欲挽破碎於渾全回澆漓於淳樸縱不能使是民為九皇之民獨不得少窺唐虞雍熙之化乎故曰為無為又

曰無為而無不為誠以人君無為於上人臣有為於下君臣有恒分則民有恒業太古天下一道羲黄四海一德無為之為其大有為於天下者乎尊聖人所以尊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斯世也如曰伸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堯舜允執厥中之要也曰居善地心善淵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其大禹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爭也又曰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其文王之至德也後

人不究其旨著述雖多各隨所尚故言清虚無為者有之言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之紛紜多岐家自為法曾不知道德本旨内聖外王之為要葢漢文曹參開漢室隆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者此原旨所由作也書成又以老子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可推矣復准皇極經世歲年著原旨發揮一十二章以證之又以關令尹喜辛銒文子所著述頗得師旨故復著關令

闡玄三卷文子纘義十二卷朝廷嘗以其書頒行於世平生詩文若干卷藏於白石山中卒年八十二度弟子四十餘人姚志恭趙嗣祺袁德逵皆有道行又奉旨授真人主領教事道堅器識弘遠有道淑人且篤於孝友達官貴卿多執弟子禮趙孟頫有言曰真人際遇世皇乘風雲之會日月之光於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儔歟張翥亦曰真人以邁古之才經世之略身雖游於方外其志之所存舉

犖古之人安期生黄石公徐鴻客或見或隱高風遠致使人企仰於千載之下世以為知言

贊曰三代而下以功力相雄尚道德罕聞已老聃氏著書尊皇道帝德賤功利黜權力有旨哉漢文曹參蓋善用其道者後人特指兵刑謀術抑遠矣若杜道堅原旨之作亦有志於斯世者與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

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迹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邉鎮懾服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辯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廼謂其隨時俯

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相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參諸記錄别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没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隱石生喻

珠湛於淵金藏於鑛梓產於林玉隱於石類也賢人之處世亦類也方其襍稠衆之中長蓬蒿之里退自沈晦不矜長不眩能猶淵之珠鑛之金石之玉也人奚羨焉一遇知己則出類拔萃人皆知其為良材器斯隱石生

之喻與生嬀姓出自有虞為胡公滿之胄世為臨海大
族幼有異質性警悟不羣讀書蓄德有年已值時多艱
隱於銅谷之陽肥遯辟地甘自晦藏於閭閻下里人之
知生者咸以玉之隱石期之故自號曰隱石生予進而
喻之曰物生兩間孕清淑之氣鍾純粹之德質之美者
莫如玉器之貴者莫如玉其蒼者白者黃者赤者矩而
為圭規而為璧肉之為羨判之為璋藉鏁以享天地登
廟以盛黍稷其用靡不周也使追琢之未工鑽磨之未

至則抱璞而已爾具體而已爾尚奚羨其為有用之器也哉温潤而滋腴縝栗而堅确受於天者厚矣有其具而抱其璞矣將未受於人與受之於人器斯成矣苟徒羨其隱於石者不思其出於石者是棄天也思不出其石而獨隱於石者是不受人也棄天不義不受人不祥子將為受人者乎將終棄其天乎則吾不能知也作隱石生喻生名栢字能正陳其氏云

楊孝婦傳

楊孝婦黄丑字集義台之黄巖人其先宗工部尚書懋
名著國史代以儒顯至其父荀龍登咸淳進士第調廸
功郎安慶府宿松縣尉國事既非遂隱弗耀孝婦生警
悟性端重八歲閑於女紅諸昆弟皆習業家塾廸功俾
授內則孝經論語不期月終卷皆成誦且語兄姊曰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孰有大於此於是在
父母側先意承順服勤不怠廸功頗鍾愛之既笄慎擇
所配時奉化知縣楊中甫有子曰載至居同里閈頴慧

過人遂聘丑為知縣冡婦比大歸舅姑已即世惟知縣之父朝奉君在以大耋之年馭下嚴肅孝婦事之益謹晨昏定省無違躬親炊爨調烹飪饋飴滫日奉上堂羹胾脯羞隨所需以進食已乃退或思異味則雖百十里必為致之夏葛冬裘中外衣服預為縫綴十載如一日朝奉或有愠色必怡聲善辭俟復常而後去朝奉君曰吾家新婦行淑性顓能善事我真孝婦也由是鄉里皆稱為孝婦云朝奉以天年終孝婦佐其夫治喪葬皆盡

禮嘗曰吾不幸不逮事舅姑惟歲時修祀稍可致力為酒醴豢牲牢祀物必精專豐腯雖賓客至不易用也載至以才諝薦為衢州清獻書院山長中歲宦游惟經紀大務至於理田園建堂第延師教子一切皆孝婦力也值山長捐館舍居喪哀毁率子女茹蔬素者三年節序忌日追慕悲泣人為之不堪導諸子理家事內外整整處族序睦以和貧無資者賑䘏之無德色親戚死無所歸為具棺殮歲歉發所積賤糶以濟之孝婦之推仁䘏

衆率類此子六人文昌文治文賢文言文會文淑皆有學行惟文會以校官起身且與予有姻婕好嘗獲升堂拜孝婦而德容康壽動止可度時孫男女三十餘人森森侍側宛然瓊瑰玉樹有足起人敬慕誠德人也享年七十有九嗟乎女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惟主中饋事舅姑而已孝婦始終一致愈久彌篤有非恒人所可企及使一州一鄉有若人必能率德勵行以移風俗王教蓋有賴焉因著之

贊曰漢陳孝婦善養其姑志不少貳無違夫子之教卒垂令名若楊孝婦之事大舅尤人之所難固其天性淳篤而經訓之力不為無助也至於子孫昌大終其身逮見之善人之報顧不厚歟天經地義誠不可泯孝婦至行若是宜與陳孝婦並傳無媿也

白雲稿卷三

白雲稿卷四

明 朱右 撰

序

忠孝事實序

古君子之生斯世也居則積其學以著於言出則推夫學以行其道言以載道行以徵其言夫豈有二乎哉禹稷咎夔得行其道而不必見諸言者也閒見之亦道之寓也孔氏孟軻左丘明賈誼班固之流不得行其道而

見諸言者也間行之亦其言之徵也然則立事立功豈不尤愈於立言者乎蓋有不得已焉者耳青田留君若愚讀書纘言積學知道嘗客遊吳楚閒蓄其才將充其用人固不能知之而若愚亦不求知於人守其道而不變值時多艱諞授於越之上求凡古今人之忠孝友義者而叙述之積而成編為若干卷將以傳於人其用心亦勤矣夫忠與孝性也人所宜服行者也其何關於務名哉世降道污民彛泯泯苟不表紀其能行者為不能

行者之戒幾何其不淪於禽獸之歸矣乎此忠孝事實之所以作也雖然述其孝為有親者之勸叙其忠為得君者之箴一善之不遺一行之必録留君所以陰相天常扶助世教者豈小補哉其為用心亦仁矣帝王建極凡所以扶樹綱紀匡維世道者此也舍是書何以哉或曰今之執史筆與國家載興亡紀賢否職也留君無乃非其職與是殆不然古人立言至公無私所以傳後世而能久也不患不職患不公耳茍公無私猶職也昔左

丘明班固之徒何甞職史館署官曹而為如是之言顧其言足徵何如耳況忠孝之人世固不少其間隱顯亦各不同必待史官書之其没人善而無聞者或多矣設因是編得不没人善使隱顯皆有聞則留君之恵大矣編成留君屬予序予知其言與道不悖行與事不違有志而畨於用盖亦不得已焉者故書以歸之

羽庭稿序

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其音節

體製概可考也後之作者固蔑以復加而後之作者舍是亦無以為法自夫王澤下衰雅頌不繼王官失職巡狩不陳而詩樂之教不行於天下尚矣東周以還郢騷之怨慕楊馬之浸衍晉宋之蕩靡古意彌失而音節體製亦與時下烏在其能復古乎唐興以詩文鳴者千餘家其間足以名後世而表見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詩其可易言哉何則李近於風杜近於雅韓雖以文顯而其詩正大從容亦彷彿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

而人宗師之予為是説久矣顧材氣不足充其見聞學問不足闡其微緼不敢以聞諸世人今年來獲覩劉君德玄所著羽庭稿若干卷讀之而有感焉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唐人法律長詩宗韓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言詩又當不在魏晉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之遺音將無所失其有不傳也哉劉君世以儒顯少習經術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舉其材試吏於閩所至佐上官有政蹟今為浙江省左右司郎

中公退之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研通而尤工於詩歌積而成編其徒將鋟梓以傳以予知最久囑弁其篇端因次第其説為序引

檜亭後集序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問考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閈往還既數情好益深故予與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手鈔而心識之積若干卷藏之篋笥將俟知者以傳不朽後十四年當

至正辛卯客有携檜亭稿來示予於錢塘始知御史張公維遠命刋昇學逥李君謹之所編視饒君介之舊本為增多矣予喜而不寐讀盡日夜惜其間如瓊花瑞竹送常憲史題長江萬里圖等作皆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類摭未刋之詩以補續其所未備得一百四十七首名曰後集又十年予以憂制守墓上虞一日王君克恵自閩海憲府赴行御史臺事集南還過予山中抵掌劇談感今念昔慨然興懷遂盡取予所藏先生遺稿將

鋟梓以傳予二十年之耿耿渙然釋矣尚敢自愛乎哉嘗記在昔先生有言曰學患不成不患不達業患不精不患不傳苟精而成達與傳不計也淵乎斯言其正誼明道之奧乎今先生往矣時值多難經生學子無依歸而克惠猶能起斯文於未墜思以淑人而傳後則先生之言信有驗矣因書以歸之

送浩導道序

國朝混一區宇立經陳紀内外百職罔不祇承以相統

屬故中書總治於内而斷事官為治事之法曹若理問所者殆行中書治事之法曹與江浙為東南巨藩治吴粤閩地方數千里丞相而下務存大體以貳弘化寅亮之功於細故則不親親之亦不得甚察悉屬之理問官而聽其用違而已大梁浩君遵道敦厚雅重少習吏事文法通籍省署有年已兹始獲食禄與丞相掾相可否事於幕下上考轉理問所令史其禄視昔有加錢塘大夫士朋遊者咸詩以張之俾予序其編予知浩君寛簡

人也固有大而可以揆細者而予試言之在漢時丙少卿為御史大夫事無不察至為相智明於大史傳稱之其政豈先後異耶其所處宜然爾遵道向從丞相掾事上官知識治體不煩不迂唯寛簡宜也理問官上承丞相命以任法為事以詰姦慝察邪枉則不徒寛簡為稱職也已故予嘗論天下士其柔順戇直寛簡深察類出乎氣質之蔽必其能各適於可而不相病者周於德而氣不得以乘之也是以君子務勉德焉遵道尚事其事

以修其職而有成則予將謂君進於德矣其孰不宜哉

送趙教諭序

至正十年秋九月永嘉趙君某爲新昌縣文學旣受代諸生遮留不可則謁予而言曰趙先生爲文學六年矣其始至時宫墻頽圯弗治生徒弗居廩食朝夕弗給齋廡絃誦弗作逢掖旦望集往往去弗問先生曰是非吾志也非吾職也名耆艾與計事議所以興舉之籍學之田會其歲之入白於縣盡徵民之不輸者以充其用延

有學之師以貳教其間選材幹之士使任其役於是治者以完居者以廣給者以繼而作者以聞向之弗問者亦皆徘徊顧瞻嘆服而不已焉吾黨德其惠未艾也而以代去卒不得留願求一言以系吾思予曰甚矣久於事者之有成也學校王教之先先王所以明天道正彞倫致至治之成法在焉趙君久於其事以行其志盡其職而有以得人之懽心可尚也已昔陽城為國子司業當調官諸生挽留至伏闕下上書願得卒業於今之世

去古道遠甚而猶或一見之使予不得不為之興懷焉彼居官理民者賢否混殽唯事趨遷以度越日月未能周知其民情與其所宜行則思以調他職是烏能知久於職者之有成也郡諸君盍亦請諸聞人道敬趙君之能而詩歌之書予言於首簡敘焉

贈醫者序

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剛氏居台郡為府史且二歲一日病肢體不隨衆醫皆以為迴風謂風洞徹四肢

也瘵之不瘉請於施君敬仲敬仲至胗其脈曰病積於身有日已為火齊飲之不旬日遂瘉人咸神異其故敬仲曰某所以知仲剛病者切其脈大而來徐是積熱盤鬱於内久不得發卒與風遇其病當作吾以脈法治之而瘉何神異為葉君具以告且徵言為贈予聞之上古醫則通神盡見五藏癥結中古以還切脈望色聽聲寫形其著效亦章章矣近代之業是學者往往不知病之所在而投之齊甚非所以為養生助也嗟乎通神者

吾不得而見若切脈究源庸非世人之所尚乎脈者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自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滋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竅而為毛髮至呼吸運動行止作息榮顇者蓋必有得氣之始者為之也至夫七情之中傷六氣之交感又各有所受焉治之者原其始求其本要其端則病可理矣病理則氣充氣充則體固古聖人為醫藥以濟人夭死夫豈無其道耶是以善醫人猶善治國知國本之

所在則所以提挈綱維而振作之者有在矣予覯敬仲之業醫誠本諸脉法者歟本脉法以治人病其應如桴鼓影響斯可與論天地之元人所以得氣之始者矣予故推葉君之意以叙之且以識別庸妄之不知本者

送因禪師序

物有類同而氣不合者矣均之衆草也薰蕕不可以同器均之百獸也騶虞豺狼不可以同羣亦有類不同而氣合者矣磁之於針膠之於漆琥珀之於芥物惟固然

而况於人乎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夫大道之衰聖賢不作衆學滋起儒墨異塗小大之人各相範就使天與我相類者遂犂而二之嗚呼是豈人之情也哉今之為浮屠老氏者往往皆是能不拘其法總其異而大同之亦幾何人善因友石禪師與予結交方外且十年自師之入浮屠氏既二十年己予知其聰明積學仁義之懿釋然於胸臆間是以承上接下出恭入友禮儀之則莫不有度而施得其宜

雖拘於法限於勢而其心悠然無有物我之累至正十二年秋臨海龍華寺闕主席寺之耆老多有能名顧難其選一日請於有司致書幣自精進延師補之台之士友及嘗所往來咸置酒為别又擬少陵題已上人詩分韻相率為詩以道其離思人情之交好氣味之忻合莫過於此者夫豈偽為也哉詩既成屬予序其編予不得辭乃為之言曰友道之廢久矣世之人有居同里學同術業同門猶或相訾毁以自高相牴牾以求異何但類不

同氣不合者耶甚可為世道惜也萇弘老聃師襄沮溺楚狂之徒豈復有賢於孔子者而孔子猶惓惓然不相遺棄豈無其故與友石知識造詣動則有文而獲乎朋友者若此豈特浮屠氏之不易得者哉嗟夫世衰道微賢否易處苟得吾同類而氣味忻合如友石師者其能自己於言乎故樂推物性之説以為贈

贈崔元初序 原闕

之所存何如耳元初非為異於時也求合乎道者也茍合乎道天下將不可載況後世乎用書以為贈

西齋和陶詩序

詩者發乎情也情則無偽故莫不適於正焉古詩三百

篇其間邪正憂喜隱顯雖不同而溫柔敦厚之教無惑乎後人聖人删正之且曰雅頌各得其所豈欺我哉自夫王澤既息大雅不作郢騷之怨慕長門之幽思李陵蘇子卿之離别曹劉鮑謝之風諭亦足以傳誦者各適其情而已爾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則出一不獲志則幡然隱去夫豈有患得失之意與故其發於言也清而不肆澹而不枯後之人雖竭力倣效而不可得趣不同也蘇子瞻方得志為政固未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

廼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耶予嘗竊有慽焉比客海昌得琦禪師詩一編曰西齋和陶集讀盡數日愛其命意措言妥而不危雋而不膚若弗經思慮得者有陶之風哉葢師少從名人績學知道凡四主大剎未嘗容心於出十年以來恬退自處居海鹽天寧寺之西齋日討索佛書聖典每有得必忻愉竟夕道益精詣不以榮辱得喪撓其天真為可尚也已為其徒將鋟梓以傳予因論次其說為之序禪師名琦梵字楚石

韓侯覈田事實序

或問為政何先曰莫先於正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其有關於王政也尚矣成周盛時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至孟子時已不得聞其詳則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籍者有之矧阡陌之法變兼幷之患滋先王田制固不可得而稽矣漢魏唐宋隨時制宜不過計田定賦以馭民尚何望其能復古也哉傳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人先王良法美意豈終不可復舉耶此

韓侯所以用心而卒底於有成矣上虞為縣並湖濱海賦斂倍於他州國朝至元以來雖累行理田之令而迄無成式者非法之過不得人以任法者之過也比年鄙境騷繹民力益殫天台韓侯自行來為令深為此懼乃議履畝以計田定賦而差役思以均齊其民其法每田一區畝至百十隨其廣袤高下形勢標其號若干畫為之圖曰魚鱗以魚鱗條號第載簡册曰流水每號署圖一紙具四至業佃姓名俾執為券曰烏由集各號所載

得畆若干曰保總集各保所積得畆若干曰都總又自各都流水攢類户第計其實管田數曰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條而不紊其為法可謂密矣乃選鄉之大姓有文行足為人表者司一都之事曰監踏統一縣之事曰總覈又分掌簿書計算曰執事賢智竭慮材力効能各輸乃心以裨侯之政亦可謂得人矣侯則躬為指授訓其用違稽章程以作勤怠官出廩膳筆札以給日費及朞而事始完上成牘於省府吁斯亦難能也已由

是積獘以革民瘼以甦貧富適均徵差有則民輸惟期歲入用足而一縣之民室家相慶咸戴侯恵無已既刻諸貞石以紀侯德復以其播告訓言行事次第執事名氏繕緝成編名曰覈田事實將鋟梓以傳請予為序予嘉侯設施有法信任得人深識古者為政之要以能有成功遂書首簡以慰民父兄之繫思侯名諫字自行宋魏國忠獻王琦十世孫前翰林待制陳其甥家學有自故為政知所本云

送戶部主事李宗道還京序

今之六部官分掌天下凡治教禮樂刑政以佐中書為天子六曹若有虞九官成周六典漢之九卿皆其職也國朝稽古建官仍置六部分列尚書以贊朝政為生民計至深至備百有餘年文恬武嬉内外無事一或儆戒不至則治道日弛諸凡漕運鹽榷楮幣之法窒而不通民用告病聖天子慮仁澤之不溥宵旰求賢以務博濟迺命戶部尚書二員輔以主事官分治江浙僚屬史胥

聽其慎簡先務流通楮法於時李侯希顔自翰林編修為部主事承命以行沙海東下奉職惟勤間關險阻倫歷嘗之比至浙尚書則以他事弗來如期侯惴惴小心夙夜不遑寧處侯命於外者茲三年矣朝廷尚念遠役復召以還侯即日持其簡書印章將乘大舶浮洪濤遵海而北以旋京師江浙行中書省丞相以便宜有旨謂侯涉歷之艱虛左司員外職請固留之侯乃謝曰受命來南實其聽詔既弗能敬敭休命而又留以為已圖若

之何其可也昔孫叔敖如京師未畢事而之莒春秋譏之況君命而不復安敢與王人齒願終辭以還君子謂李侯之舉有三善焉見禄而不苟取義也奉使而必復命禮也三年有役拳拳不忘乎君忠也忠以盡己義以制宜禮以事上於為國乎何有嗟乎大道既隱先王之政下移民生日蹙廉耻道喪居官守職者莫知國體之攸繫而靦然為私便之是圖外以欺其人内以欺其心雖九錫之榮萬鍾之富於我何加焉李侯毅然為人所難

不憚風濤之險復為萬里之行下以盡諸己上以副吾君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傳曰富貴不能移其若人之謂乎且侯以明經之胄學嘗居翰林詞章政事講之有素入而立朝嘉與諸賢力扶未墜以助元氣則中興可期是予之望也蒼生之願也侯其行矣遂書以餞之

送上虞胡總督詩序

行樞密院架閣胡君師德以省檄督戍上虞之三年及代當還遣諸將師士卒民耊倪與吏胥之在官者爭挽留

不忍舍去勢不可得則傾城相送供帳祖道東門外至三十里遮拜執爵各以言進為將帥者曰自吾奉檄聽總督節制凡得以承令藩省扞患庇民者總督之教也又有進者曰敎我甲冑修我弓戈維總督之庸率先我將校訓練我士卒維總督之律為軍旅者曰我饑食我我寒衣我我食我衣維侯之需侯其去矣我將奚依民父老曰我耕我織侯不我役寇來侯攻寇去侯卹士則操戈農則服穡弗奪我力維侯之德儒士大夫曰既治

乃武復修乃文衣冠繽繽禮讓敦敦旅賁詵詵維縫掖
是尊方外交者曰衛我宗教安我山林力則我助疚則
我鍼病我者去利我者任朝唄惽惽以報侯心為有司
者曰錢穀甲兵供億日糜簿書支離侯其我除期會之
逋侯其我紓民樂其趨官程弗逾侯今去矣吾告其誰
侯各為飲卒爵而復曰聖明天子監兹下土奠我東南
大藩有府桓桓省臣節鉞威武奉命唯謹承宣弗怠維大
夫士民其相予不侮走也何修獲致於此遂相視泣下

以別予乃喟然而嘆曰嗟乎甚矣久於其事者之有成也今之督戍番更受代率月一易未能周知人情而思還其職雖有惠利曷由以施顧欲人得其心也難矣胡君領事日久及茲兩朞凡將帥之勇怯旅卒之强弱官吏之勤怠人材之賢否賦役之重輕民庶之勞佚悉能知之周而處之當故人之從已也皆心悅而誠服矣得其心有道亦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爾尚何有古今之異耶胡君非求異於今也得其心焉耳處之久

而得其心則成效章章若是豈不為居官長民者之勸哉時之朋從名能文者又分韻歌詩為餞予因序人人之言而論之

白沙餞別詩序

至正十九年戶部尚書貢公師泰奉旨督漕閩廣是年十月度錢塘將浮東鄞遵海而南道過上虞時朱右泊王霖叔雨各出所著文辭累數十篇讀盡日夜更僕不厭公曰予承命遠役得與子傾倒喜幸過望惜不及待

陳白雲徐季章兩舟次餘姚白雲季章繼見而季章偕
叔雨自行同送鄞城候潮汛白沙島上且越旬朔臨別
又與鄭蒙泉舒汝臨僧貴朽石十餘人款餞舟中殽核
維旅酒行無算情好益洽公醉而卧諸君相與聯句皆
戀戀不忍舍明日始別去公顧季章謂曰人生聚散無
常事每不偶辱諸君愛厚兹遂盡譬之樂獨不得與伯
賢同行為憾他日諸君遲我東海之上把酒臨風庶吾
黨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季章歸致公言於予且録諸

聯句及公留别詩以示予喟然嘆曰詩不云乎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人情豈相遠哉伐木廢而朋友缺矣古道之復乃於公見之公以詩書世胄歷中外文行卓然經生學子瞻企弗及思見容儀有如景星鳳凰咸以争先得覩為快況及親炙以依歸者乎況既别而致思以齒記乎顧予駑鈍下材而公猶拳拳不相遺棄接引來學之盛心詎易量也耶比年國家多難碩儒鉅公淪謝殆盡斯文不絶如綫寧不重有感於公焉序以識之

交山文集序

或問立言曰言以理帥以氣行不由此者妄也氣與理相會渾渾乎發乎聲文深於言者也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其可易忽哉言者心之著非言無以知其中之存者言者事之樞非言無以知其政之尚言其可誣哉是故言正以懇知其忠見於政也義而固言祥以和知其孝見於政也仁而洽言清以要知其靜於政也無為而不爭言大以醇知其聖於政也王而治言深以確

知其疆於政也霸而不久言勤而不怨知其基於政也興言思而不懼知其離於政也降此古昔先民之所以垂教蓋殊途而同歸也立言不既難乎一日括蒼王君熙陽出示其所著交山文稿相與論立言之旨予三復之覩其序君臣之等明彞倫之懿闡性命道術之藴考家國起廢之故古今得失之幾引物連喻道揚規諷貫穿經史百氏之言一本諸至理而氣以行之故其發於中也誠充於言也廣要其至也近而指遠該而不汎語

人子以孝語人弟以順語人臣以義約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振其行匡直輔翼俾各歸其分而知所鄉方以造成其德業藹然仁義之言也可謂得立言之遺意歟王君動則有禮敏而好修夙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見施用退與其徒著言纂辭積而成集其徒鋟梓傳以淑人為利溥矣抑予嘗聞古有納言觀風之職於今之世去古未遠將見采而納之承而庸之知其政之成也用休矣傳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予志此久矣尚與君淋明之

送戸部尚書劉公督漕還京詩序

士君子道德積於躬功業著於世廣博深厚有足以濟時而裕遠自非持正不阿弘毅有守者弗能也余覩於戸部尚書劉公師魯而有徵焉公自冑學以文藝擢高科歷臺省所至皆有卓政曩由端本堂司經拜西臺監察御史糾劾不避忤時貴左遷公處之泰如夷險一致至今天下謂公此舉國家元氣繫之出入政府正色

立朝中外屬望廼至正二十三年朝廷命公以東南漕事浮海而出至則敷廣德心驅馳上下開誠布公大慰人望職貢既修舟師戒具四明大夫士以公有斯文邦供帳祖道賦詩執爵追餞鄞江之滸推右序之洪維我朝廣輪之大自古所無天覆地載仁涵義育承平日久玩忽或生致使荆襄倣擾淮海繹騷上貽宵旰之憂思得賢才汲汲圖治如轉漕一事昔為甚易今則動煩重臣曲折調護僅廼得之十無一二有志之士寧不重為

扼腕而憤嘅也尚書藴弘大之學攄經綸之志轉危疑為坦途化姦讒為忠藎君命不辱常賦遠輸俾海隅蒼生之民咸知所以尊君親上而皇極之福有永弗替則公之助豈小補哉雖然此其一爾使公歸廟堂執朝政擇正大剛明之士文武經濟之才布百司執事之烈嘉與諸賢力扶元氣則宗社深有頼焉昔郭子儀李光弼忠武有為足佐中興之業陸贄文辭感切李泌識量過人足延晉陽之祚百十年間唐室不遂隳棄今寰宇未

寧必有如郭李贄泌等輩出以著事功以濟時艱此予惓惓有望於明公也詩既成因書為序引

送河南都事張君之官序

皇帝改至正之十一年策天下士於廷真定張守正以忠登上第賜進士出身授越之諸暨州同知豈弟近民公勤獲上朞年而政成郡復檄攝他縣治蹟益張秩滿上考中書屬時多艱奔走避地時藩垣大臣便宜有旨束帛屢加羅致旁午張君毅然弗就或勸之出則曰物

各有適唯其所能蘧除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僮昏不可使謀矇瞍不可使視籧性不可使正直道不可使枉吾待命於朝而茍焉竊禄豈人情哉遂退遯句章山水間益終舊業講授子弟員以給衣食守志不回自分澹泊者十餘年處之如一日當路知君者莫不歆羨而敬遇焉既而朝廷有河南行省都事之命君皤然即起問舟東鄞告行於嘗所來往鄮陽生執爵而言曰善哉張君之出處為有道也夫志固有素定而善達者矣事

固有約操於廣施者矣定志以推約大要有三時行者
與天因利者與地致力者與人有行吾志言聽計從賢
智協能扶樹元氣民社熈熈以復中統至元之盛此與
天也有盡吾心竭忠所事禄不苟得事不倖成閭閻侃
侃以贊廟堂之治此與地也不行吾志不得吾心守道
不阿弗事容悦食力計功遯世無悔此與人也與天者
順與地者通與人者常順者以昌通者以濟常者以臧
張君志素定而知之習擇斯三者以是而出以是而處

進退從容其道不失庶幾乎古之君子歟生交君也久知君為深於其行寧無一言乎遂書以識别

春秋傳類編序

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類編而為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轍既東聖賢道否孔

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譎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奥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器識卓絶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型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為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為一家者世以為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為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

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蘖蘤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枝幹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秋之經不過

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家之筌蹄歟

送彭思貫憲史北上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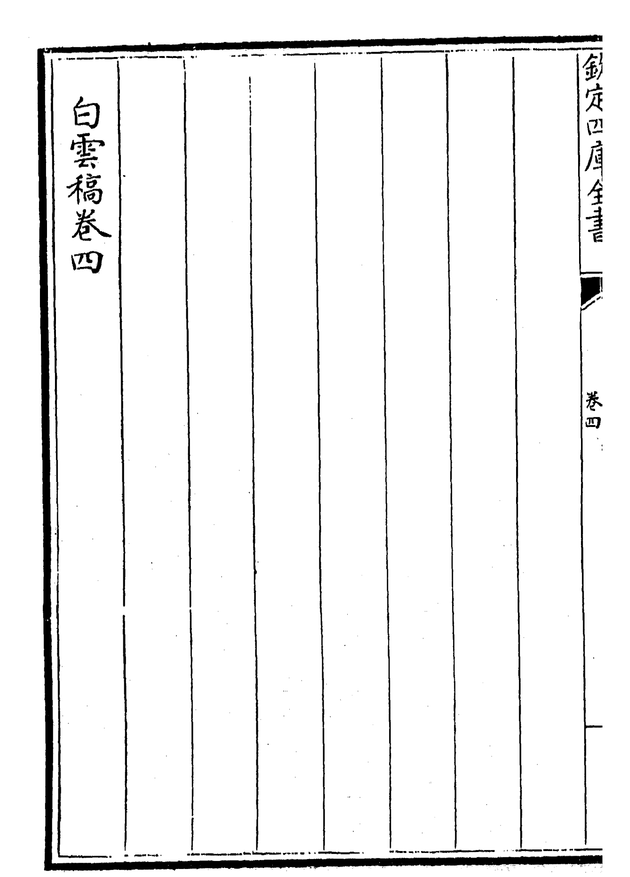
吉安彭氏世以儒顯思貫少有大志敦尚氣節讀書纘言起校官廣東部使者廉其賢轉憲府史佐上官有道每大事輒咨之多倚以辦思貫無德色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冬贛州寇熊侵韶及英德廣東震慴憲司委思貫

持檄往行招諭賊勢猖獗弗聽強思貫降思貫大罵曰蠢爾無知誤觸刑憲罪在不宥憲使大臣念國家一視同仁皆吾臣子俾開諭爾復安爾生理爾反拘執我寧死不為爾屈賊怒移赴韶州賊酋長時王師義兵討山東國威大振賊舍不殺留滯二年思貫數以大義導賊二十四年甲辰冬賊酋長熊率衆來降閩省思貫始獲免以歸平章燕公義之慰賚甚至明年乙巳春正月還廣五月赴南行臺計事而秩滿已臺臣舉於廷思貫

將自山東入京師以平日緼蓄之富抱負之素言於朝省以靖難安民其志可謂大矣茲閩舟鄞海大夫士共嘉之爭賦詩為餞復請予言予曰嘻哉彭君之志將以有言也然不得其人徒言也今之為朝廷倚注係天下安危者左丞相李河南其人也丞相向事先王忠襄統領中原師一舉而平山東逆賊授首再舉而安京闕亂臣伏誅皇太子入朝侍膳如初天人欣戴其功不為不大矣入相中書出總兵柄加爵王封吾聖天子待遇不

為不隆矣遠方下士瞻望威光如睹星鳳竊以今之丞相總兵非昔日之可比昔者選士練卒命偏裨復疆土特一事耳今之丞相四方萬國賴以為安百官庶府視以進退為吾丞相當以天下為心蚤夜以思曰郡縣守令未盡選舉翰林館閣未盡儲材省臺未盡得人宮掖侍從未盡慎簡皆丞相所宜究心者誠非復昔日總兵之事矣夫任之重者負必力功之大者心愈勞吾知丞相之力之勞不輕且重也昔大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

之爭功況今之百司執事未盡如虞廷者乎此丞相念慮之不可以少暇逸也故在知人在安民君相功業無以加此彭君往矣舍是而不言是徒爲萬里行也君言之吾知丞相之必用其言也言用而身不用猶用也彭君勉乎哉予將彈冠而爲子慶矣坐客有景德輝者與彭君友善聞予言躍以喜曰儆子不足以發思貫之志請書以冠諸詩之首



白雲稿卷四

白雲稿卷五

明 朱右 撰

序

書集傳發揮序

愚讀孔子所删述易書詩春秋而深嘆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偽而厭真幾何不為異

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吾夫子者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大義泯絶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為主經生學士尤知嚮方則孔氏删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

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
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
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覯哉右生也晚
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
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所
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
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子孫蓋
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亙古今猶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覬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緐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三史鉤玄序

史倉作而文字始虞夏興而紀載明左氏傳春秋策語叙列國史學之來遠矣司馬遷父子集羣哲之大成紬一家言雄深雅健為太史氏宗彪固繼出以足漢紀典

贍優洽采摭無遺於是先秦西京之文章炳炳焉與三代同風信可謂萬世法則也自後漢荀悦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魏之鄧展文穎張晏如淳吴之韋昭晉之徐廣臣瓚郭璞蔡謨宋之裴駰後魏崔浩南齊鄒誕生皆留心史漢為之音觧唐司馬貞又為史記索隱述贊顔師古為漢書集註叙例而折衷諸家學者於班馬二書固瞭然於心目矣而簡策浩繁紀事詳備盖有不能周覽而習識也予看讀之餘愛其辭簡而意至因取叙贊論

說緝而成帙復以歐陽修五代史附焉總若干卷題曰三史鈎玄俾子弟日習而記憶之庶為文學之助客或難之曰諸史凡十八代何獨取於三史耶予曰馬班誠不可尚也至范曄陳壽以來考索不足文氣愈下君子既嘗病之歐陽公當一代文章宗匠而尤著意於筆削庶幾乎馬班之亞歟傳曰文勝質則史是編也殆為作文者設爾若夫紀述始末治道鑑戒則固學者所當偹覽而不遺也客唯而退遂書為序

杜氏族譜序

氏族之來尚矣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若姜姬巳祁為姓有熊高辛為氏是也姓以別婚姻氏以明貴賤三代以後姓氏合為一而族與譜行焉子孫或以號謚爵國官宇居職為氏者有矣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周人有功德宜世享祀則賜之族按杜族出於堯後歷夏商為列國諸侯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而故唐子孫徙封杜為唐杜

氏後有杜洩者適魯為大夫避季平子之難出奔楚生大夫綽綽生叚叚生赫佐秦幷天下為大將軍食邑南陽衍邑稱大衍三世至周為漢御史大夫徙茂陵周少子延年為霍光定册封建平侯陪葬杜陵子孫復居京兆杜縣九世至當陽侯預為征南將軍顯於晉又四世至池陽侯標為魏中書侍郎子安平公顯為侍中贈太尉安平子思寧公景秀為渭州刺史思寧之孫甘棠公懿三司禮部侍郎則唐修文館學士審言之曾祖也甘棠

少子行敏荆益大都督長史封南陽公南陽子崇懿尚
書左司員外郎生希望西河隴西節度使節度生岐國
公佑司徒門下平章事顯於唐又六世至鴻臚卿叔詹
追封吳國公吳國生尚書度支員外郎遂良封韓國公
韓國生祁公衍太子太師致仕顯於宋居越之山陰今
子孫世為越人予始居越之上虞祁公之十一世孫肅
修其世譜補其缺略序歷官爵謚旁考國史傳誌繕寫
成帙自岐國以前則太子賓客信所修者信岐國之長

兄也祁公以下九世則肅之高曾所遺舊譜也有元更化以來世殊事遷或弗能襲而益之則肅為之補也肅出示予請題於首簡予喟然而歎曰嗟乎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子孫不能守其先澤者衆矣杜氏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年得不絶其世裔代有顯人唐之盛時公卿家能守家法而至於宋猶有存者亦惟杜氏焉況祁公之興世以孝謹廉潔稱鄉里比祁公為大臣忠信不欺動静有則歐陽氏以其始終大節雖古君

子有不能及者猗歟盛哉是宜後世子孫尚能襲詩書守遺澤而弗替吾見其將有復興而大顯者矣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有德者之必有後也氏族云乎哉因書以歸之俾修諸在己者

天壽聖節慶賀詩序

皇帝踐祚之三十一年至正癸卯四月十有七日天壽節前南臺監察御史臣圖烈圖河南行省都事臣守正浙東元帥府照磨臣昭文偕文武士祝釐於上虞雲麓

教寺禮也國朝常典凡正旦天壽節慶賀禮內之大臣宰執百司行於朝外而省臺郡縣行於治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則於近地寺觀行之今御史諸君率循舊章恪恭涖事禮既成復以其心之不能已者播之聲詩以贊揚國家之懿其用心亦忠矣夫臣子之於君猶衆星之拱辰也萬水之朝宗也蜂蟻之附長而葵藿之傾陽也鄉慕之情曷嘗有一息之或間也耶其職分所在官守有常固各宜致身而盡力也然報謝

之心無復有加唯祝君之壽考而已邇者鄰境多故邊鄙繹騷俗殊政異御史君當波頽風靡之餘當以振起綱常為已任玆舉也於草野畎畝之中不忘慶賀之禮多士雲從緇黄衆集田夫野老翕然來觀咸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義是亦繫人心之一機也皇極之福有永而弗替顧不韙歟況所賦諸作典雅清麗足以黼黻太平之盛或者采詩以觀民風尚於此有考焉

送郭囉洛易之赴國史編修序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書省臣上奏以處士布達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郭囉洛氏納新易之寔在第三命既下唯納新遠居大江以南僻阻淮襄越明年治裝告行於嘗所交友天台朱右為之言曰自昔唐虞有史官夏商有太史成周太史則掌建邦之六典小史志邦國内史詔王治外史掌四方之志列國亦各掌記時事其職葢不輕且重也漢有太史令司馬談父子嘗繼為之孝宣來文書修撰領以他官而太史唯掌占

候唐貞觀中建史官於門下省專掌國史編修四員起居郎二員録天子起居法度以授史官宋制監修國史宰相為之凡國史則藏之編修院其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之非有常職國朝翰林國史院署編修官若干員則皆有常職矣是非賢正洽聞篤志守道之士曷能堪斯任以稱是職哉易之之行吾固知其報稱於上也已易之少小楙學强記憶與其伯氏從鄉儒先游伯氏既登進士第為時名賢易之泊然於進

取退避句章山水閒壯則遊京師歷燕薊上雲代所至擇天下善士為之交際求天下碩儒為之師友日以詩歌自娛遇可喜可諤必昌於辭則有金臺集涉歷南北覽古今靈文秘跡必志於編則有河朔訪古記至於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靡不習聞而精究之其游歷益廣聞見益充踐履益密好尚益篤自謂樂之終身而弗厭數何自信之深也平居安貧自守有道淑人雖屢空之不以動於中國家多故以來處一室教子弟習禮讀

書其家朋友有急則挺然為解紛無德色達官貴人咸信重之時劉公羽庭居行省左司知易之賢而貧也禮致之主東湖書院冀得升禄以為養易之既領事所入一不歸諸己盡以修治廟宇建先賢先師祠延有學行者訓導其鄉之弟子旦望聚堂上親為講肄不輟鄉邦嚮方而易之有遠役其父兄學徒至泣下相送企羡不釋古之人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則可知吾固信易之稱職而報上也不難矣夫人幼而學於宫長而試於政推

此以往將何施而不可也耶况乎積中之厚則發乎外也大用功之深則收名也遠今聖天子賢宰執方急於求賢以圖至治易之之用當不止於一史官而已也昔王陽為刺史貢禹彈冠而起亦各以類應也大山長谷尚當有賢於人者接踵而出矣易之往矣盡乃心以興儒者之效毋俾後之人諉曰朝廷用賢其效僅若是則樂毅之材不得顯於燕賈誼之學終不施於漢矣咎將誰執焉予交易之也久知易之也深故不以頌而以

規

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鄱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栁河東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七篇編成廼為之序曰文所以載道也立言不本於道其所謂文者妄焉耳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文也川嶽流峙草

木華實地文也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三才之道備文莫大焉惟六先生之文備三才之道適萬彚之宜彛倫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與上下數千百年國家之興壞人物之臧否彰善剌惡褒是去非探賾索隱鉤玄提要或婉而章或顯而微或閎而肆或峻極而瓌奇要約而嚴簡高曠深遠豐贍博洽動静隱見變化出没炳炳焉煥煥焉千態萬狀盖有不可殫論者矣然載道之文莫大於六經孔孟既没遭秦虐燄斯文或幾乎墜矣

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涯涘不用於世徒載空言若司馬遷相如荀揚班固之文雖傑然為後學之宗猶未免於庆道之議自是而降三國晋宋齊梁陳隋以逮於唐未聞有能振起斯道而奮乎百世之下者獨韓文公上接孟氏之緒而又翼之以栁子厚至宋慶歴且二百五十年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響之若曾子固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資益其所成就實有出於千百世之上故唐稱韓栁宋稱歐曽王

蘇六先生之文斷斷乎足為世凖繩而不可尚矣予幼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年將五十始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邇以課子之餘取六先生所著全集徧閱而編輯之妄意去取僭踰莫逃竊惟君子立言之際接事措辭據脈命櫝隨物賦形初不計大小精粗淺深也世人景慕日至片言隻字罔敢逸遺積集以傳靡暇致擇況乎篇帙浩繁未能徧讀遺珠棄玉或所不免則鹵莽之病生而妄作之患成矣此予所以惓惓於編次

而不釋將以俟後之君子

元朝文類序

鄱陽子右既輯春秋傳類編三史鈎玄及唐宋六先生文集復摭本朝名人文章頴拔者録之積若干卷題曰元朝文類編成乃序之曰氣化流行之謂道道之顯著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有元啟運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禆治化代王言垂世範者固已產於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

物咸覩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竊惟三代聖賢吐辭為經動舉合道名實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也世降俗下道學無傳經生博士專門師師史氏詞官務相矜詑實不稱名道烏乎在天開濂洛聖道重明詞章體裁尚結習氣固未暇論也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默記朱子四書集註及各經傳身載以北許文正公私淑有聞以身任道大闡其秘上啟君心下饜人望天下後世知所嚮方無或有間興文開化之功豈小補哉此

編自江漢而下成一家言者得六十餘人傳誦之盛有足以裨三代而軼漢唐詎不盛歟試嘗讀而評之文者英華之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莫花木若也國初之文猶花木之蓓蘤蕤鄂未分藹然碩楙之氣殆闕見其精華至大延祐間則葩數葰鬯芬芳殊妍風日滋榮猶未露其夭巧天歷以來春氣畢達百卉競冶奇態媚姿光燄發越則極其著見矣夫物生而滋滋而盛盛而極固亦氣化之使然尤於是可以觀世變也嗟夫人物囿形氣

化亦豈得容心於其間耶右生也晚既不及國初之淳
龐又不得覯休運之盛大區區呫嗶餘暇乃得歷考諸
作徧察情文而僭輯次於其間其亦不思之已甚是編
也各取人人之長而拔其尤萃者非相與較是非論短
長也有志君子嘗用心於修辭立言將不以予為妄也

諤軒詩集序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
自刪定以後體裁屢變而道揚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

哆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悢揚馬多材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言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不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或麗而葩或跌宕而瓌奇艱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辭焉姑未可以世之嗜好論優劣也天台郭公棨少負才氣積學纘言篤志不倦予弱冠時辱托交好相與刮劘切偲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藴悉指授剖

析所得為多元統乙亥同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師友之君復家錢塘往還尤密凡天文秘奥疆域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考見得失思所以措諸事業其志可謂勤矣暇時登臨眺嘯肆情山水吟咏陶寫以樂天真遇喜愕憂思題贈諷詠一發於詩自標曰諤軒集時至酣醉則對客長歌泠泠餘韻人爭喜前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揚清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誠可尚也君每抽

思騁辭不為庸常語較之世習好尚殆相什伯故獨為知音者傳語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其然歟翰林承旨張公蜕閤嘗評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詩雅趣絶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詩清若玄酒雅若朱絃當時以為知言戊申之歲予同以前朝故官寓臨濠旦暮共出處得君所為詩三百八十餘首門分戶類廼君之友柴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予同賦者今予稿以兵燹不存慨然興懷俛仰四十年己君以

疾卒濠上予每閲其編即揮淚不忍讀而又不忍舍去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於詩也雖非知味而君之英華精粹雋永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傳之後人沾丐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尤足可法遂序其編云

理性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閟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於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矇瞶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晚

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祇承熟讀詳味恍然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理性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序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於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兹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藴奥聖

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歴代統紀要覽序

自古帝王建國子民德位並隆天命人心於是乎在禮樂征伐於是乎出君臣之分既定天下宗之故曰天子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尊卑大小之分正則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立矣君臣父子之道立又何有悖上篡逆之禍耶五帝以前薦紳先生難言之學者不得而傳自唐堯甲辰以後統緒可考紀録有稽遷固而下載見典籍歴代是宗惜乎簡帙浩繁不能徧識正統雜紀勸懲弗彰朱子辯魏尊蜀黜周宗唐上承孔子絶學卓乎千萬世之凖的也右伏讀之餘叅考衆史摭其大略名曰歴代統紀要覽葢統以正其緒紀以載其年統以經之紀以緯之若戰國秦楚南北朝五代遼金不

得正統者則間見於編悉取皇極經世甲子以表其歲自堯甲辰迄元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以諸侯及僭國事別為譜略一卷附之上下數千年間國家之離合年祚之久近世系禪繼之由成敗興亡之故瞭然可見識者毋誚其簡易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或者由易以入難自簡以盡詳則又予之望也

通鑑綱目考證序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

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於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

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氷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弒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

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於以別嫡庶貴賤之分寶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於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宦者於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跋禄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於以戒蕃將用事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明異姓絶嗣之危他如髙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弒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襃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

髪舉其君臣賢否之實治亂盛衰之機已瞭然於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略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闗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於首簡

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凖衡也歟予既輯春秋三傳國語為之類編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掠其醇正者萃於三卷凡

二十八篇標曰秦漢文衡將與同志共學之士正之乃為之序曰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為之高下其來久矣史漢之文世既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為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他作者往往與時上下寥寥二千年間不為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也況又采其醇正者乎予嘗竊觀古人制作一發乎情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

字順各職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嗇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尚求其可為文章家準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學者誠能於是編熟讀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正如持衡以較物低昂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掾𢿱命牘考文選言悉皆有以應之不惑於世好不墮於氣習文衡之枋又在我矣語云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所嚮方則庶幾乎可與論文矣

上巳燕集補蘭亭詩序

事有曠古今而相符者其趣同也故君子視其所遭而適其所趣焉爾晉王右軍當永和中以暮春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儀覿風度千載而下尚可想見獨未有能繼其躅而補其遺者何哉人物之殊科風習之異尚不可必其同也至正二十年春江浙行省郎中劉君德玄督戍餘姚暇日常以文事從容尊俎慨流光之易邁思往古之不可復乃三月初吉會文武士四十二人

於秘圖湖上衣冠畢集羽觴流波殽羞惟旅談笑有容追王謝之風流想浴沂之咏嘆充然若有得也遂取前人詩考其闕四言者十有二闕五言者三而全不就者十有六偕坐客次第補之刻諸堅石吁顧兹多艱所遭若彼所適若此何其黙契有如是耶秘圖湖在州治北百步舊志為禹藏圖經之地巖石坡陁其上多嘉木美竹下窪成坻泉水自石出盤旋廻折因芟闢修治甃為曲渠覆以軒亭而景益稱是舉也發神禹之秘蹤續蘭

亭之盛集補昔人之遺典上下二三千年使故蹟不泯而復顯誠可紀也作後序

南堂録序

古之尊宿道德充乎已功業融乎時吐辭立言又能昭著表暴於天下後世而傳誦不衰其為道一而已予於了菴禪師南堂録而有徵焉師諱清欲世居台之臨海圵歲入徑山十六依虎巖伏得度繼往姑蘇謁古林茂往復闡問厚疑冰釋語默動止無非妙用所至諸方碩

師咸加企敬自是出世主溧水之開福嘉興之本覺平江之靈巖三坐道場踰二十載四方緇素遠近依歸提唱激揚贈賛諷詠言近而指遠事該而理約隨意所向靡有留碍昭乎白日之行天容光洞燭即之者如煦春温膏乎時雨之潤物品彙沾被得之者如飲甘露引之自高則人益尊降之自早則人益附根器鋭鈍悉得見解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往予遊嘉禾識師於本覺得接言論留宿方丈見師孤燈危坐了無世相予亦喜

就坐側來學有請即援筆揩辭不經思慮而温潤敷腴光采著見嘗喜讀之而未知其指歸之有在也自風塵俶擾音問益踈而師即世矣兹來金陵師之門人祖潛與予講里族好出斯録示予其上堂舉古贊疏偈頌凡若干卷予披讀之乃媿向者之喜正非知師者潛俾予序予謂曰文所以載道也文爲藝而道爲實篤其實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予觀僧家者流能傳其道以淑夫人者亦未嘗不資藉文

章以發之也師業勤而行修道全而德劭有德者之言也其有不行遠也哉後之人即其言以入道得其道以傳心是又斯録之不可無也

泊川文集序

昔人謂禪門尊宿之出世叱咤縱横去來無碍其發乎心聲著之言論要不可以迹求之也真瀨禪師俊公用章世居番易之泊川為董文靖公之從孫有慧性從浮屠氏習通内外典徧叅大方機語不契即弗為之下既

而入龍翔廣智之室而有得焉故留吳最久所至名卿
鉅儒咸與交際著為言辭踔厲前輩當時寺塔祠墓紀
功告成必致禮造請師下筆亹亹不斷至於贈送序記
積而成集名以洎川示不忘所自也五坐道場具有成
績世之稱師者莫不以為能言之士師固豈在是哉比
居淨慈入覲京闕未幾示疾嗒然化去闍維皾燼舍利
如菽埜日天雨飛花人人瞻賛則師之去來生歿顯嘿
無方且不可測其涯涘詎可以迹求之乎要不待文章

顯名也較然矣其徒紹智萃集遺稿將鋟諸梓介中竺季潭公囑予詮次而論列之潭於師為法門兄弟而予與師交好殆三十年義不得辭乃復之曰師之文叙事似栁河東議論似曾子固立言扶教似嵩仲靈淵源緒餘本於其師廣智若連類引物從容譬喻又上窺王褒劉向之倫情思泉湧蘊蓄山輝灝灝渢渢茫無畔際則又自成一家言矣傳之後人沾丐未艾庸不可以行後也耶雖然文章固禪門餘事而載道之器又未嘗不資

之以傳也予嘗觀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鳴者固多要其不失軌範充然有餘在元貞則天隱至公天歷則廣智訢公也天隱之文雅正舒暢廣智之文雄健超邁然皆無林下習氣師於廣智為大弟子宜與之並傳也用書於首簡

潛溪大全集序

客有語予者曰吾性嗜山水嘗偹觀其狀矣長溪曲澗湍激流清波瀾澄瑩照燿日月莫不愛而玩之至江海

之大蛟龍光怪晴雨變更則有不得以窺其涯涘矣窈
谷幽林泉甘木楙奇勝競發風日逞妍莫不悅而即之
至大山絶壑峻極千仞百靈閟藏則有不得以窮其形
勢矣予信其説以觀夫世之能為文章者亦莫不然也
金華宋先生景濂素負材氣積學纘言以文章名世往
予承乏蕭山縣庠辱寄示所著潛溪集若干卷抽思騁
辭循蹈規矩法度森嚴而光燄自著後數年抵武林獲
睹其後集續集若辨諸子三十八篇燕書四十篇演連

珠五十首問對四十二條褉傳數十至紀功表墓談玄讃空題咏贈送隨物賦形入無出有浩乎江海之淵深巍乎山岳之峻拔固有非管窺蠡測可得而彷彿也今天子詔修元史先生實總論裁子獲與編纂日讀制作時接緒論知其藴乎中者富發乎外者高厚而該博其筆削之嚴是非之公襃貶勸懲凡前代興衰之故善惡之實甲兵錢穀軍馬之數天文地紀災祥豐凶之變瞭然簡册以垂傳將來則又若山川之出雲雨澤被萬物

有非向者所見高廣靡測而已是宜為當代所宗也雖然文章氣運與道污隆物生而盛盛而衰衰而復盛勢之必至也況文章有統自古稱西漢為宗而賈董馬班之儔實可師法晉宋日流委靡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復諸古五季浸衰歐陽子又從而振之當時若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皆有所依賴濂洛以來聖學未明文愈難治工辭章者或昧於理務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要之辭嚴而理闡氣壯而文腴什無二三嗟

乎文章可謂難矣先生當文運肇開褎然司文衡之枋
盛衰之機其在先生乎是用書為潛溪大全集序

全室集序

往予客金陵今中竺季潭禪師泐公從龍翔廣智業與
予同里閈情誼歡合且以遠大相期待日切劘於文事
遊從薦紳宿德間往復聞問為甚盛也師嘗厭世之為
文辭者識性不高則見地膚陋體裁無度則鋪叙失倫
且曰學固弗如是已也乃杜門坐一室取古人載籍矻

矻讀之至忘寢食將求制作之體與所以立言之要其志可謂大矣既而師上徑山掌記室元叟端公會下復歸龍翔予還留吳中斆學廣業比載晤金陵而師之學已充然有得沛然不可禦矣自是邅時多故予避地姚虞閒師出主宣之水西寺風塵修阻俛仰二十餘年兹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集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累日不厭惟見其高古温厚風度悠揚煜然若翔空之孤鳳覽德來儀欲

快睹而不可得也昻然若霜晨之老鶴聲聞九臯欲近之而不可即也追乎黄流之玉瓚縝栗而有章也澹乎清廟之朱絃一唱三嘆而有遺音也是非其識之高工之精而趣之妙能若是乎置之古人未易甄别詎不可以行後也哉固足以副予夙昔之望矣抑予嘗觀晉唐來高僧以詩名者槩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休之高明貫休齊己之清麗靈徹皎然之潔峻道標無本之超絶惠勤道潛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於情性寓意深

遠至於今傳誦不衰李潭師識地高邁調趣清古導揚規詠有風人托物之思得三百篇傳之將來豈居徽休輩下尚當有知音者矣

贈弟伯良赴隴西縣丞序

皇上即位之六年詔六科取天下士吾弟伯良以明經試天官廷授鞏昌隴西縣丞自予去鄉井久不得敘情話兹亦以被名至京方喜遂會合即有數千里之别其情為何如哉雖然君命不可緩也夙志不可負也乃為

之言曰吾朱氏世居偃師先諫議承光禄之澤傳道學之懿立朝治郡卓卓可紀程子謂其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必由至誠在吾子孫當世守弗替者也再傳至先樞密扈從南徙臨海今六世矣先祖春江府君又親受業魯齋王文憲公先子克紹家學教養彌篤而吾兄弟遭世多故濩落無似深懼弗荷先德恒疚於衷幸際昌時網羅遺佚一才一藝之士咸萃京師量材掄爵固士大夫願用之時是行也宜思盡其職分則為丞之道

稱矣且丞為一邑之佐貳有令焉所資以共理斯民者大府焉所稟命以奉公上者然貳於令則不敢擅專承命大府則事功或不逮澤民之志未伸而黙辱之責至矣守是職者寧可不廉慎而勤敏也耶夫廉慎以勤敏莫過乎誠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吾弟往哉事大府如事父事令如事兄獲上之道得矣愛民以惠待吏以嚴馭下之道得矣若然則報國家而昭世德者庸可以他求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弟思所以無忝則

遠近之情不足惜也吾弟勉乎哉

西閣集序

西閣集者四明阜法師之詩集也法師清謹博雅温厚有持傳天台旨於息菴孜公兼通内外典有能詩名往主錢塘之廣惠予嘗訪之師坐予雪堂談論詩篇體裁清古詞意冲粹有風人之思心竊愛之比僑居上虞師移幢餘姚之明真相去一近舍時得往還聞問以相資倡和以相酬春容乎大篇幽悠乎短章唯見其温柔不

迫流麗和平風度閒整志趣深長為可喜也未幾以行業高等被命入覲竟以疾終於南京人莫不為之嗟悼一日友生趙撝謙詮次其平日所為詩凡若干卷來囑予序予惟天地間光嶽之氣融而為清淑鍾而為仁賢至發乎聲聞著之事業皆其秀也為釋為道往往又得其秀而最清者胸次悠然飄飄物外不為世尚俗累牽引風朝月夕吟嘯嘲咏出人意表有非經生學子所能及者如晉唐以來諸名僧稱譽當時傳誦來世雖所得各有

造詣然要其適乎情性寓意幽遠則同歸也自予所見冲澹如支遁麗藻如湯休深粹如靈徹清婉如皎然高遠如貫休沉識如齊已超絶如無本思致如希晝滋腴如道潛際不可企矣今法師以清粹之姿寄跡釋氏且閒雅温潤宜其陶寫哦諷之間追古作者其詩有不傳者乎予非知言重以撝謙不忘所受姑為之序法師名如旱字物元

白雲稿卷五